

血沃歌乐 英魂永存

□ 魏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红岩烈士遇难75周年。1949年11月,300多位红岩英烈牺牲在重庆解放前夕。其中有四位菏泽籍烈士,分别是单本善、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

单本善烈士的相关文字记载比较多。单本善,1913年出生,巨野人,曾上过私塾和新式小学,后考进当时的菏泽县后期师范学校,却因家庭贫困无法入读。“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课桌”之时,他辗转南京、重庆,先后做过船杂工、盐务税警队的税款押解员。在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加了由救国会举办的战时知识训练班,从中开始接触大量进步书籍,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理论,思想觉悟得以提升。1943年春,由著名报人、新闻教育家顾执中创办的民办学校——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在重庆复课招生,单本善有幸入读该校,受教于一些进步新闻界人士、进步学者等。1946年,经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

同学介绍,他入读由中共南方局领导创办、教育家陶行知任校长的重庆社会大学经济系,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同年4月19日,他以“善爱”作笔名,在《新华日报》特刊上发表诗一首《长歌当哭挽先烈》,哀悼“四八”空难中的烈士叶挺、王若飞等,挽诗最后几句为:“铲除法西斯,齐把民主兴。谁谓祸害能千年?谁道好人不永生?起起兮,起兮!漫天云雾行将散;一轮红日快当空!”1946年冬—1947年冬,单本善受聘于《陪都晚报》编辑主任,以笔为刀,用纸作刃,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46—1949年间,单本善共发表100多篇针砭时弊的杂文,影响颇大。如《尾巴先生传》,是他发表在1946年10月31日《新华日报》特刊上的一篇杂文,以犀利的笔锋,酣畅淋漓地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行动如狗尾巴,因以为号焉……朝秦暮楚,以乐其志,阿Q氏之徒欤?李宗吾之徒欤?”单

本善对时局的辛辣讽刺,招致国民党当局痛恨。1949年9月18日,特务将单本善逮捕,11月29日将其枪杀于歌乐山松林坡。

小说《红岩》曾描写过这样一个场景:几个年轻学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不愿作亡国奴,万里迢迢,从山东流亡到四川,投奔到大后方求学,一心想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可是走错了路,没有走到抗日的圣地延安去,反而在歌乐山下误入了中美合作所禁区,被特务折磨得遍体鳞伤,关押在无边黑暗的魔窟长达九年。他们在残酷的现实和不屈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明白谁在抗战,谁在反人民”。这几位年轻学生的原型就是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和烟台籍的冯鸿珊。1941年3月,作为国立六中同学的他们一致决定奔赴延安。在途经重庆歌乐山下的磁器口时,他们因携带进步书刊被军统特务逮捕,先后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中。陈河镇烈士的冢现安放在菏泽市烈士陵园。

忠魂不泯,山河永念。单本善、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等红岩烈士一腔热血洒在了绵延巍峨的歌乐山上,长眠于远离故土的红色山城,但他们不屈斗志、执着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池塘

□ 鲁卫民

已是,冬天的清晨
我不在意此刻的池塘,
在昏暗中苏醒
或者,继续深沉
垂柳附着凉亭的曲径
横卧的巨石,看着水面连接桥洞
接近的台阶一下下潜
手扶的栏杆,是这样的冰冷
无法回避的风,吹皱了

水面平静的面孔
蒲草附着,干枯的荷叶
摇动着自己的风铃
催促着芦花,蒙上池塘的面孔
白骨顶属于鸟类
结队而来
左右摇摆着各自寻觅的身影
发生的争执,惊起了三只
拍打着水面,飞向了隐秘的苇丛

萝卜味的冬天

□ 魏益君

寒风中
萝卜的香气
带着泥土的味道
馨香了农家的灶台
霜雪掩不住你的甘甜
你是冬天最朴素的语言
在冬日里
是最动人的温暖相见

炖煮在炉火旁
你化作浓郁的汤
弥漫着家的味道
情牵着浓烈的乡愁
端着一碗香喷喷的萝卜汤
娘说萝卜味的冬天
才叫日子

时光记忆里我习惯了有你

——致因病去世的母亲

□ 张晓光

默默转身
夜色渐被蒙蔽
月儿羞涩地遮去皎洁
虫儿似唱如鸣
蜿蜒在乡野
一任寒风侵袭
静视着你的渐远
心中再次漾起涟漪
曾经的青葱岁月
割舍了太多难以言表的情意
简陋的平房烙印了熟悉
而我的世界里从此再也没有你

再没有了相濡以沫
再不能缠膝下
化作了生死与别离
白发袭头
呢喃于唇际
渴望小路不再延伸
时光不再转移
无声的暴雨
蕴藏起只有自己才懂的秘密
从此天南地北
阴阳两分
没有了你的笑语
大鹏展翅高飞
也难扶摇出你所绽放的美丽
企盼你再现我的眼中
而我也活跃在有你的四季
轻推开虚掩的房门,
端起饭碗
来到床榻前想要再问候你
瞥向曾经……
空空如也的世界里
如今却再没有了你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滕州菜煎饼

□ 崔光乐

因工作关系,我在滕州市待了半年。大多数人认识和体验一个新地方,往往是从品尝当地小吃开始的,我也不例外。在去滕州前,有朋友就给我推荐了几道当地的特色小吃。我不以为然,心想我们古曹州大地有大名鼎鼎的单县羊肉汤、郓城壮馍、曹县烧牛肉、吊炉烧饼、灌汤包等地方小吃,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不敢说在全国,单在山东境内,也是首屈一指。岂料,等我到滕州后,还是被这里的一道名吃征服了,那就是滕州菜煎饼。你不服还真不行,这就是地方特色的魅力。

在滕州一段时间后,妻子来探望我。下了火车,正好赶上晚饭点,妻子笑嘻嘻地对我说:“听说这里的菜煎饼挺好吃,咱们去尝尝?”我会心地笑了。看来,妻子在来之前是做了攻略的,其心思大致与我相同。正巧,火车站对面就是小吃一条街,路两边的小吃琳琅满目,人流如织。我们随着人流,在这条街上寻找着美食。经打听,这里有两家菜煎饼比较好吃。在路人热情地引荐下,我们拐进一条小胡同,很快找到了一家做菜煎饼的小店,随即点了两卷。这间店面不大,货架上摆满了小青菜、胡萝卜丝等新鲜蔬菜。经过老板一番“煎翻腾挪”,煎饼很快做好了。老板在煎饼中间切了一刀,随手拿了两块小纸板,将煎饼放在纸板上,再在煎饼上附上两张干净的包装纸递给我们。

此时,煎饼特有的香味早已在小店弥漫开来,深深刺激着我们的味蕾。我双手托着纸板,顾不得煎饼又热又烫,狠狠咬了一口。这一口下去,只觉得满口生津,酥脆松软,香辣适中,不油不腻,唇齿留香,真乃人间美味。再看一旁的妻子,双手捧着煎饼,吃得认真,吃得入迷,吃得津津有味,还冷不丁抬头对我直呼:“好吃,真好吃!”

接下来的几天,妻子只和我在酒

店吃过一顿饭。她嫌酒店的饭菜太油腻,便拉着我到处找菜煎饼吃,先后去三间店。显然,妻子已迷恋上了这道小吃。在滕州一位朋友的邀请下,我和妻子又品尝了位于接官巷东北侧宋师傅做的菜煎饼。宋师傅的小店面积不大,也就10多平方米吧,名气却不小,里面只摆了三张小桌,但来这里吃煎饼的食客却络绎不绝,有时候不得不排队。他干这一行已有15年了,就这样一个小店撑起了一个家。我和妻子短时间内光顾了三次,每次都要吃上一卷,再喝上一碗杂粮粥,心里感到惬意、满足、舒坦。

后来,妻子利用双休的机会来探望我几次,每次来首选就是菜煎饼,有时吃一卷还感到意犹未尽,便招呼老板再来一卷。我戏谑妻子:“你来滕州,是探望我呀,还是来吃菜煎饼?”妻子听后哈哈大笑:“两者兼而有之吧。”

据了解,菜煎饼的饼,原料是花生、芝麻、玉米、小麦、大豆等10余种杂粮,按比例配置,用石磨或机器磨成面粉,拌糊烙制而成,也有用精面粉烙饼的。要加的菜有好多种,有白菜、菠菜、小青菜、胡萝卜丝、土豆丝等时令蔬菜。洗干净切碎,根据个人口味也可加入适量的青红辣椒,撒上花椒粉、辣椒面等佐料,加入食用油,最后放盐。根据食客要求,有的菜煎饼还会加上鸡蛋、火腿、粉条、豆腐等食材。

我访问过几位当地人,都说不清菜煎饼究竟是从何年兴起的,只知道自己小时候就吃过。煎饼在鲁南地区流传甚久,一度成为山东人的主食。而菜煎饼则是近几十年风靡滕州的小吃,因其制作工艺简单,营养丰富,酥香松嫩,经济实惠,深得人们喜爱,现在也是滕州的一块美食招牌了。

小小的菜煎饼,蒸腾着人间烟火,满足着人们的味蕾,氤氲着烂漫的乡愁,我真的为它折服了。

文物与乡村记忆

□ 黄振华

暮色如歌

孔祥秋 摄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

冬月里的书香

□ 谭文治

冬月,一年中最静谧的时节。夜幕早早降临,白昼匆匆而逝,万物归于沉寂。然而,在这寂静的季节里,有一股暖流始终萦绕心间,那便是书籍所带来的温煦。

忆起幼时,每逢冬日,母亲便会点燃家中的火炉,炉中炭火跃动,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家人围炉而坐,或轻声交谈,或默默无言,而我常常手持一卷书册,沉浸于这份静谧之中。窗外北风凛冽,室内却另有一番天地,唯有书页的轻翻与炉火的细语相和,构成一幅温馨的画面。

我偏爱古人的诗文,特别是那些描绘冬日景象的佳句。例如王安石《梅花》中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每每诵读,心中便涌起一股顽强的生命力;或是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里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些诗句不仅勾勒出了自然界的循环往复,也寓意着人生的起伏,引人深思,让人在品味之余,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思考。

岁月流转,我对阅读的理解亦愈发深

他们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信笺,讲述着家族的兴衰、先人的功绩、时代的变迁。百年老树则像是村庄的守护者,它们粗壮的树干撑起一片天空,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岁月。那一圈圈的年轮,是时间的刻度,记录着乡村的历史变迁。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就像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的大门,让我们有机会走进那些古朴的村庄,去触摸岁月的痕迹。

走在村庄的路上,脚下的每一步都仿佛踩在历史的琴弦上,弹奏出古老而悠扬的旋律。那一片片的青砖灰瓦,像是沉默的老者,承载了风雨的洗礼,岁月的侵蚀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些印记不是斑驳陆离的破旧,而是一种古朴的沧桑,一种穿越时空的韵味。每一道裂缝,每一块褪色的地方,都像是岁月书写的史书,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故事。在阳光的映照下,它们变得鲜活起来,似乎在重现昔日的热闹与繁华。古老的碑文,就像是大地的记忆碎片,它们有的矗立在村头,有的则静卧在庙宇旁。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历经风雨,却依然清晰可辨,它

们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和现在。

这些来自乡村的珍贵文物,就像是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珍珠。有些已经被我们发现,它们在博物馆的展柜里熠熠生辉,接受着世人的瞻仰和赞叹。然而,还有更多的文物仍然深藏在时间之河的深处,它们等待着有缘人去发现,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它们就像沉睡的精灵,怀揣着历史的使命,期待着向世人展示它们所承载的文明。而那些历史遗迹,就像是一根坚韧的线,将这些珍珠串联起来。一座古老的建筑、一处遗址,它们把分散的文物编织在一起,形成一条美丽的项链,成为我们传给后人的珍贵财富。这些散落在时间洪流里的遗迹,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所在。它们不受时代洪流的影响,默默地保留着、记录着、传承着人类的智慧。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它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使命。

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访,如同虔诚的信徒在寻找信仰的真谛。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而立之年的村民,都是我们询问的对象。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对这

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历史的尊重。老人们的记忆就像一座宝库,打开它,便能看到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他们用那不太清晰的话语,讲述着小时候听到的故事,那些在他们心中珍藏了一辈子的记忆,如同璀璨的明珠,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走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暮霭升起,太阳渐渐西沉,那温暖的橙色余晖洒在迢迢旷野上,为整个乡村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乡村的屋顶上升起袅袅炊烟,那是人间烟火气的象征。我们仿佛在这一刻,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温暖与力量。当夜幕降临,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对明日的期待休息了。我们知道,待得明日晨光驱散黑夜,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那荡漾昊天之下,万象如初,而我们所热爱的故乡、我们伟大的祖国,都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继续前行。它们承载着无数的记忆和希望,就像这些文物和遗迹一样,永远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去守护、去传承,让它们在时间的长河中永不褪色,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精神支柱。



中阅读,仿佛可以听到作者的心跳,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收获心灵深处的慰藉。

记得一个冬夜,格外漫长,我独自守候在家中,窗外大雪纷飞,室内仅有壁灯投射出柔和的光线。那晚,一句书中的话语不经意间触动了我的心弦:“人生犹